

一通電話引發一個故事

■黃熙首次執導劇情長片，希望探討都市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


黃熙

■黃熙自言對人性特別感興趣。



《強尼·凱克》聚焦都市人生

剛過去的2017，應是台灣導演黃熙大豐收的一年。首次執導劇情長片《強尼·凱克》（Missing Johnny）（下稱《強》）包攬2017年金馬獎三項提名，在台北電影節勇奪四個大獎。首次執導電影，她不以獵奇情節吸引觀眾眼光，而是聚焦自己最感興趣的話題——探討都市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 文：朱慧恩 攝：莫雪芝

眼前的黃熙，儘管年屆四十，但外表卻與實齡不相符。在台灣唸完小學，往後到新加坡、溫哥華生活，後來到紐約唸電影。訪問時，英語、國語、粵語並用。有着豐富的異地生活經驗，而她選擇把故事的定點設定在台北——那個她很熟悉的台北。

最愛仍是電影

《強》以三個人的生活經歷展開，包括年輕便懷孕、女兒身在香港的徐子淇（瑞瑪席丹飾）；哥哥已去世、與媽媽相依為命的「過動兒」李立（黃遠飾）；與家人關係不好，卻走去「入侵」別人家庭的裝修工人張以風（柯宇綸飾）。三人的命運交錯在一起，各自有一份情感上的掙扎。正如黃熙所說，「人生有很多掙扎。」她也不例外。

自小便醉心電影，尤愛「香港製造」，看過黃百鳴、吳宇森的作品，最愛的是王家衛。她對「聲音」特別敏感，曾經想往音樂方面發展，但最後還是選擇了到紐約讀電影。選擇唸電影沒有讓她掙扎過，真正讓她掙扎的倒是畢業後做電影與否。「我畢業後先去做其他工作，那時台灣電影比較低迷，因為是底片時代，拍一部戲的成本很高，也沒有什麼人要拍戲，很不穩定。」所以，那時她離開了侯孝賢的團隊，從事過網絡行銷，接些公關、行銷的工作。

兜兜轉轉，卻發覺最愛的還是電影，後來再次回歸侯導團隊。《強》的劇本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，用二十八日拍攝完成，由最初大家都對票房沒有期待（大笑），到後來在電影節廣受好評。電影沒有明確的故事情節，靠的只是三人零碎的生活片段推進情節，「最初我也挺有壓力，擔心觀眾看不懂，但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可能因為我們就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狀態裡。」她說。



劇本源於陌生電話

《強》的劇本創作與香港頗有淵源。電影中徐子淇常常接到一個找Johnny的電話，這是黃熙的一位香港朋友的真實故事。「那位朋友換了一個新的手機號碼後，就有大堆人找一個叫『Johnny Lau』的人，包括他的前妻啊，不同店鋪的店員啊等等。」黃熙覺得很有趣，也一直把朋友這個有趣的經歷放在心中，也成了劇本的創作靈感。

《強》的英文譯名為Missing Johnny，

「Missing」既可解作「錯過」，也可解作「想念」，這個語帶雙關的名字是黃熙有意為之。「我是特意這樣做的，很早以前就決定英文名是Missing Johnny，我想每一個人都總會有一些想念的人與事。」她說。

每個人也有想念的人，徐子淇想念她的女兒，李立的媽媽會想念過身的大兒子。《強》中的三個角色，其家庭都各有缺失。「無論自己還是身邊朋友，都

會面對家庭問題。家庭本來就是充滿問題，人與人之間相處本來充滿磨擦。」她說。戲中結尾一幕，頗為幽默。車子拋錨，男女主角合作推車。「Life goes on，人生有掙扎，但還是走下去。總會有人陪伴，或許不是身邊最親近的人。」

視侯孝賢為長輩

《強》由侯孝賢監製，外間稱黃熙「師承侯孝賢」，但她卻笑言自己沒有這樣想過，自己年輕時的偶像倒是王家衛。雖然她與侯孝賢共事的時間不長，但因為父親的關係，她從小便認識他，對她而言，侯孝賢是她很敬重的長輩，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她做人的態度及創作的想法。「他比較像個長輩，他不會很詳細地教我怎樣去做電影，倒是啟發了我為何要創作。」她說。

有評論指她的風格與侯孝賢相似，黃熙則坦言從來沒有對台灣新浪潮有很深入了解，自己也不察覺原來侯孝賢不知不覺地影響了她那麼多。與名導「掛鉤」，會有壓力嗎？「我還好吧，平常心面對，沒有想太多。」

一朵鮮花插在公牛上——《快D啦牛牛》

男生定必喜歡機械人，女生要跳芭蕾舞，世上好像總有一些過於公式化的想法。那牛呢？我們對牛的印象，大概就是牛魔王、牛精、蠻牛、死牛一邊頸、牛脾氣，彷彿牛就是好勇鬥狠、橫蠻無理的代表。有沒有想過我很牛，可是我很溫柔？《快D啦牛牛》就是一

隻與別不同的公牛的故事。

一套又一套電影提醒我們要活出真我，不久前的《大娛樂家》已經不厭其煩再說一遍。這次這個重任交到公牛費迪南身上，沒想到在這個話題上的描繪比《大娛樂家》細膩得多。費迪南出身鬥牛世家，但偏偏心地善良，不愛格鬥，只愛鮮花。花成為了電影中最重要的道具，從小時候通過栽花描寫費迪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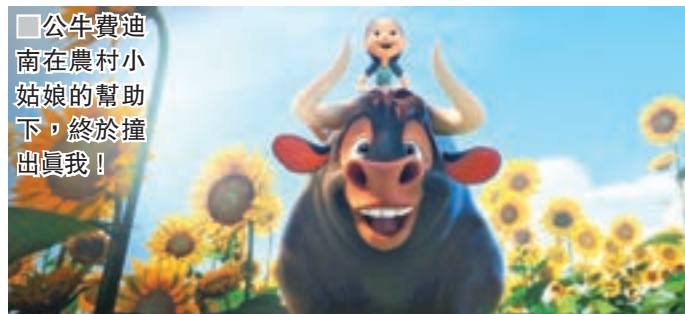
的溫文性格，到最後因為一朵紅玫瑰提醒費迪南我本善良，花的出現一再展現這隻龐然大物的柔情。尤其喜歡電影最後出現的紅玫瑰，打破了公牛看到紅色會發狂的傳聞，重新定義了紅色於公牛的意義，少了狂妄憤怒，多了溫柔善良。一朵鮮花插在公牛上，可以是格格不入，也可以是和而不同。

動物一向是卡通的熱門題材，而且很

多時背景都設定為幻想世界，例如早前的《優獸大都會》、《星夢動物園》等，務求盡量展現天馬行空的想像。不過《快D啦牛牛》則將背景設定在西班牙，令電影多了幾分現實意味。看過電影之後，除了再次懷疑鬥牛運動應否繼續之外，亦不禁令人想到，費迪南或許是一把屬於小眾的聲音，甚至是酷兒的投射。

作為一套合家歡卡通，《快D啦牛牛》算是兼備娛樂性和教育意義。將電影英文名「Ferdinand」翻譯成《快D啦牛牛》也相當有趣，除了迎合小朋友市場，又取Ferdinand之諧音。至於宣傳標語上一句「全城牛歡喜」更是噱核，既老少咸宜，又有點兒童不宜。

「誰知我身龐大如大島心卻很細心？」相信這句心聲既是唱給吃鯨魚的人，也是唱給鬥牛的人聽。 文：鄭文峯



傳奇動畫大師 Glen Keane 執導東方夢工廠與 Netflix 投資的《奔月》

東方夢工廠首席創意官周珮鈴與互聯網娛樂平台Netflix兒童與家庭內容部門副總裁Melissa Cobb日前宣佈，剛獲得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短片獎提名的傳奇動畫大師Glen Keane將執導東方夢工廠與Netflix聯手打造的全新冒險音樂動畫電影《Over The Moon》（暫譯：奔月），由Netflix獨家海外播出。

音樂動畫電影《Over The Moon》講述了小女孩為了尋找傳說中的月亮女神，自製火箭飛船向月球進軍的故

事。影片預計將於2020年在中國內地院線上映，海外觀眾可通過Netflix平台共同欣賞到這部影片。

Glen Keane將以他的才能、藝術追求及寶貴經驗投入到《Over The Moon》這部現代版中國經典神話故事的電影中。Glen Keane說：「堅信一切皆有可能的角色性格總是能深深吸引我，而這正是該劇中的女主角最突出的特點。編劇Audrey Wells撰寫的引人入勝的劇本情感豐富又談諧幽默，將我不自覺地吸引。並且期待和Netflix

及東方夢工廠合作，製作呈現這部精彩的影片。」

被譽為國際級動畫大師的Glen Keane，屢獲殊榮，他最近執導的動畫短片《Dear Basketball》入圍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畫短片獎提名。頒獎禮將於美國時間3月4日晚上舉行。

文：莎莉



導演Glen Keane執導的動畫電影《Over The Moon》，將於2020年在中國內地院線及Netflix上映。

《我的情敵女婿》解構快樂內容



今個新年由80個串星加上任達華、劉嘉玲、方力申、林盛斌、王菀之、姜皓文、唐詩詠、衛詩雅強攻放假檔期，其主演的《我的情敵女婿》上映四天票房已達900萬以上，跑得凌厲。

故事描述劊房大王梁華生（任達華飾）為人市儷勢利，半生女伴無數，是個到處留情的不婚主義者，偏偏與嘉欣（衛詩雅飾）在不打不相識的錯摸下，竟產生前所未有的感覺，而對她展開熱烈的追求。其時嘉欣剛與負心男友分手，正接受當心理醫生的繼母（劉嘉玲飾）所安排的特別心理治療，而在「重生」療程中，她與華生接連相遇，由鬥氣冤家，到漸生好感，終於在華生的接連感動下，二人不只發生戀情，甚至決定結婚。

嘉欣把華生帶回家中，華生赫然發現嘉欣的繼母，竟然是自己的初戀情人鍾嘉寶，二人事隔多年再次重逢，恍如隔世，但礙於身份的尷尬，彼此卻不相認。嘉欣和華生的婚期日漸逼近，嘉寶和華生過去的種種感覺竟日漸湧現，一個耐人尋味的跨代戀情，現在才正式開始……

很多朋友看過之後都覺得故事完整，有架構，而80個串星並非過客，每人出現總有一句話令觀眾大笑，而且眾人關係聯繫清晰，全片沒有悶場！當中特別吸睛的是王菀之，她的搞笑功力已到神乎其技，而不可忽視的一人是巴斯光年鄧梓峰，他的出現特別扭轉了我對他多年木訥形象的睇法，他在這戲內做TVB台慶送大禮主持，對手包括有Ben Sir及MC Jin，但主力對白落在鄧梓峰身上，由他演出司儀最好不過，我還記得他有一句話是「特別嘉賓意思是沒有特別嘢做的嘉賓」，由他出口絕對是一個潮詞的誕生，可想而知每個人一句對白一笑可以看到一齣戲的重點吸引力，今次葉念琛導演在尾段也出現一句自己被笑的形容詞「MK Woody Ellen」；懂得自己笑自己可以是笑片的享受，這套戲齊了喜劇必有的條件，客串也是星、大明星主演陣容、夠貼地夠及時社會對白、身體語言足夠，大家要開心，不妨支持。 文：路笑



《無間道》還有多少剩餘價值？



2002年，港產片《無間道》大受歡迎，於是往後十數年出現大量黑警+臥底的影視作品，而作為近年香港、內地首批合拍網劇《無間道》，最近亦在大台播映，但觀乎觀眾與輿論相對冷淡的反應，似乎《無間道》這品牌的剩餘價值已變得愈來愈低。

這些年來，《無間道》衍生出《使徒行者》和「××狙擊」等系列的臥底劇都大受歡迎。這次《無》網劇特意找電影版的導演劉偉強做顧問，加上有奚仲文擔任美術指導，還有無論主演或客串的演員陣容也十分豪華……顯然矢志要在華語世界創造一齣矚目的話題劇。可是縱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但此劇居然不如《使徒行者》般能激起大眾的追劇熱情，也沒能塑造出像Laughing哥形象鮮明兼具魅力的角色，實在令人大失所望。

當年《無間道》的經典之處，不在劇情曲折，而是在於演員們的「Chok」……透過鏡頭的配合（如花更多更長的鏡頭來捕捉演員的表情和形態），焦點往往落在演員的舉手投足，所以不只劉德華、梁朝偉，就連不是走靚仔/佬有型路線的曾志偉、黃秋生，也要苦心經營自己每個神情動作。所以原裝的《無間道》，沒有傳統黑幫片激烈與暴走，反而有着強烈沉鬱而型格的氣氛。

電視版的《無間道》也有類似的風格，也是刻意捕捉演員的神情和形態，所以大家也在努力擺Pose……羅仲謙裝帥自不用說，劉松仁、羅嘉良，以至郭政鴻等人，也在努力「Chok」出符合角色設定的帥樣。儘管電視跟電影版是兩個不同故事，但將這種手法放在電視劇，問題就來了，因為觀看電影和劇集的要求也有不同，前者較易接受一些創新、跳躍和非線性的敘事手法；後者對故事本身的要求更高。畢竟電影最長也不過是兩三個小時，但電視劇總長最少也有20小時！即使視覺上再華美，若故事不夠吸引，基本上也不能吸引觀眾，《無間道》網劇承襲電影版的美感和角色塑造，是值得讚。惟論劇情，《無》劇就連跟大台過去十多年同類「黑警臥底」劇，也有所不及，自然也只能淪為一套食之無味、棄之可惜的「豪華雞肋劇」。

文：視撈人

